



諾貝爾 文學獎全集

陈映真 主编

諾貝爾
文學獎全集

35



波里斯·巴斯特納克

Boris L. Pasternak

1958 獲獎

諾貝爾文學獎全集 35

齊瓦哥醫生 巴斯特納克著 黃燕德譯

發行人 沈登恩
出版者 遠景出版事業公司
台北郵局36-575號信箱
郵撥：102221
發行所 遠景出版事業公司
台北市新生南路三段92號
電話：7112024・7117871・3941960
印刷者 海王印刷廠有限公司
中和市民有街35號
初 版 中華民國70年5月4日
再 版 中華民國70年5月20日

行政院新聞局登記證局版台業字第0105號

有版權・翻印必究

I 11
<21:35>

860882



諾貝爾 文學獎全集

NOBEL PRIZED LITERATURE

根據瑞典學院編纂、諾貝爾基金會贊助發行的
「諾貝爾文學獎全集」各國版本編輯修訂而成

陳映真主編

徐州師院圖書館



22201811



遠景出版事業公司



-
- 主 編**／陳映真 **策 劃**／沈登恩
- 顧 問**／白先勇・王禎和・姚一葦・何 欣・葉石濤
尉天驄・胡菊人・高信疆・胡金銓・寇 弦
- 譯 者**／湯新楣・喬志高・郭博信・黃美序・鄭 臻
劉啓分・杜國清・葉維廉・李歐梵・鍾 玲
翁廷樞・王潤華・劉以鬯・方 瑜・李永熾
孟祥森・黃文範・宋碧雲・高大鵬・邱豐松
李魁賢・黎登鑫・黃燕德・戴 天・也 斯
景 翔・楊月蓀・蔡進松・莫 渝・鍾 文
陳 黎・陳曉林・王鴻仁・何 欣・邱剛健
翱 翱・吳煦斌・楊 澤・梁錫華・簡清國
- 助理編輯**／張恒豪・楊順明・林秋蘭・黃燕德・吳福成
- 作者畫像**／吳耀忠・梁正居・邱美月
- 美術顧問**／黃永松・黃金鐘・水禾田・莊 靈
-



Людям не даётся легко
 Прощать и жить с ним!
 Но когда жив,
 Не забывай о
 Нас
 Мы как не забудем
 Тебя никогд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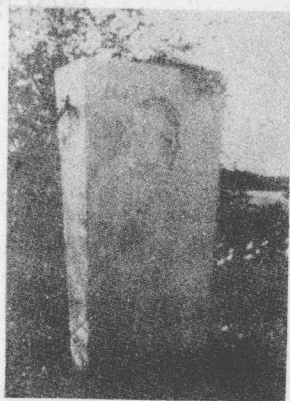
Вот мы с тобой снова!
 Господи
 Не дай нам забыть
 Тебя
 И твою любовь,
 Твою и веру,
 Твою и твою
 Жизнь.

巴斯特納克的筆跡



下右：
 位於莫斯科郊外的巴斯特納克墳墓。

下左：
 巴斯特納克去世，親友、同志圍棺瞻仰遺容。



一九五八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

波里斯·巴斯特納克

(蘇俄)

Boris L. Pasternak

得獎評語：

「在當代抒情詩和俄國的史詩傳統上，他都獲得了極爲重大的成就。」

公 告

瑞典學院常任秘書

安德斯·奧斯特林

瑞典學院將本年度的諾貝爾文學獎頒給蘇俄作家波里斯·巴斯特納克，因為他在當代的詩和偉大的俄國小說傳統上有了重大的成就。

大家都知道，巴斯特納克已經表示他不願意接受這項殊榮。當然，他的婉辭，絕不改變這個獎的有效性。本學院謹對於授獎儀式無法舉行，表示深切的遺憾。

於一九五八年十月二十五日，在瑞典學院正式宣告他獲得諾貝爾文學獎時，這位俄國的作家拍來這封電報給瑞典學院，表示他「無限的謝意、感動、安慰、慚愧。」接着，在十月二十九日，他又拍來這樣一通電報：「由於顧念到這個獎對於我身屬的社會所造成的意義，我必需拒絕這一項非我應得的獎。祈勿以不悅之情來接受我這一項自願的謝絕。」

目錄

波里斯·巴斯特納克

得獎評語

1

公告

2

齊瓦哥醫生 黃燕德譯

1

巴斯特納克及其作品

783

巴斯特納克得獎經過

809

巴斯特納克作品年表

817

第一章 午後五點的特別快車



他們一面唱着「永恆的安息」，一面繼續前進。當歌聲偶爾靜止時，他們的腳步、馬蹄和陣的風聲似乎依然在唱着歌。

旁觀的人們讓路給出殯的行列；他們數着花園，並且在胸前畫着十字。有些人好奇地走過來問道：

「是誰家出殯啊？」

「齊瓦哥，」有人答道。

「哦！怪不得，怪不得！」

「但不是他呢，是他太太。」

「噯，還不是一樣。願她的靈魂安息。這真是一個體面的喪禮。」

最後的時刻一分一秒消逝，永遠不再回來。「上主和祂的大地，以及所有居於地上的一切。」牧師唸完告別辭，畫着十字，同時抓了一把泥土撒在瑪麗亞·尼古拉葉夫娜的遺體上。他們又唱了一遍「義人之魂」，然後一陣嚇人的忙亂開始了；掩上棺蓋，釘牢，放入墓穴，四把錘子雨點一般地把泥土填進墓穴，很快地築好了墳堆。一個十歲的男孩爬上墳堆。唯有被盛大葬禮逐漸引起的感覺遲緩和心神恍惚才會產生這樣的印象：男孩似乎要透過墓穴，和他的母親說話。

男孩抬起頭，從他那突出的位置失神地掃了蕭瑟的秋色和寺院的圓頂一眼。他伸長了脖子，鼻樑高翹的臉孔在抽動。假如一隻幼狼這個樣子，誰都知道牠就要嗥叫了。男孩用雙手掩着臉，發出一陣陣啜泣。冷風颳過來，把冰冷的雨點打在他的手上和臉上。一個穿着窄袖黑衣的男人走向墳前。男人是死者的弟弟，哭泣着的男孩的舅舅，名叫尼古拉·尼古拉也維支·威德雅平；他原本是個神父，後來由於自己的請求又還了俗。

他走到男孩跟前，把他帶出墳場。

2

當天晚上，他們住在寺院裡。因為尼古拉舅舅以前便是這寺院的神父，寺院特別給他一個房間。這一晚正是聖母代禱節的前夕。第二天，他們就要南下，前往伏爾加河上的一個城鎮，尼古拉舅舅在那裡一家前進派的報館做事。他們已經買好車票，行李也收拾妥當，放在地下僧房裡。車站距離寺院不遠，他們可以隱約地聽到火車頭喘息的聲音。

夜裡，天氣變得異常寒冷。僧房的兩個窗子開得臨近地面。透過窗子望出去，外面是一角已經荒廢了的菜園、一段散列冰窪的大路，和埋葬瑪麗亞·尼古拉葉夫娜的墓園一隅。菜園裡除了牆邊有一些矮刺槐和幾棵凍得萎縮發青的包心菜外，什麼也沒有。每一陣風吹過，那些葉子剝落淨盡的矮刺槐就如同着了魔似地飛舞着，然後又俯伏在路邊。

半夜裡，那男孩猶納被窗上的一陣敲聲驚醒。黑暗的僧房神秘地被一種刺眼的白光照亮了；他只披了件襯衫，跑到窗前，把臉孔貼在冰冷的玻璃上。

除了紛飛的大風雪之外，外面什麼也看不見；既看不見墳地、道路，也看不見菜園。大風雪

幾乎像是故意對猶納施展它的威力，它咆哮着、吼叫着，竭盡所能來嚇唬他。那無垠的白色在空中翻滾着，向大地直傾而下，覆蓋了一切。風雪獨霸了整個世界，其他的東西都消失了。

猶納離開窗戶，第一個衝動就是穿上衣服，跑到外面去做點什麼。他害怕那幾行包心菜被埋得太深，再也沒有人能把它們挖出來；他害怕母親要沉入地底，離他愈來愈遠。

但結果他還是哭泣着停下來。舅舅醒了，同他說了一陣主耶穌基督，並且試着安慰他；然後舅舅沉思地站在窗前，打着呵欠。天快亮了，他們穿上衣服。

3

當母親尚未告別塵世的時候，猶納並不知道他的父親早已遺棄了他們母子，獨自在西伯利亞和外國度着放蕩荒淫的生活，把家產揮霍一空。他始終聽說他的父親到彼得堡去做生意，或是參加通常在依爾比特舉行的商品展覽會去了。

他的母親老是疾病纏身。當她得知自己染上肺癆後，經常前往法國南部或意大利北部療養。猶納和她去過兩次，但他通常是被留在家裡，託陌生人照顧，並且每次都託給不同的人。猶納逐

4

漸習慣了這種背景混亂、不斷有神秘事故出現的生活，因此對於父親的離家，也就覺得理所當然了。

他記得當他還很小的時候，有很多東西都冠着他家的姓氏。那時有一家齊瓦哥工廠，一家齊瓦哥銀行，好幾座齊瓦哥大樓，還有一種齊瓦哥領帶來，甚至有一種叫做齊瓦哥的糖酒蛋糕；而且，曾經有一個時期，在莫斯科只要你對趕雪橇的車伕說一聲「齊瓦哥」，那就如同說「到傳說中的金銀城去」，他自然會把你載進一個神話般的世界，把你送進一個廣闊而幽靜的林泉之所。棲息在松林中的烏鴉抖落積雪，牠們的聒噪引起陣陣彷彿樹枝斷折的迴響。純種狗成羣地從新房前的空地上越過大路奔馳而來。再往前去，一盞盞燈火閃現在逐漸蒼茫的暮色中。

然後，突然之間一切都消失了。他們窮了。

一九〇三年夏季，有一天猶納和他的舅舅尼古拉坐着一輛雙馬敞篷車穿過田野，他們去探訪伊凡·伊凡諾維支·伏斯科波尼可夫，一個教師和通俗教科書的作者；他住在杜布里央卡，這莊

園是綢緞商、熱心的藝術贊助人科羅格里伏夫的財產。

這天正是喀山聖母的節期。當時也是收割小麥的農忙季節，但不知究竟是因爲節日，還是因爲中午休息，田野中竟一個人也看不見。在高張的火傘下，那些收割了一半的田地，就像刺了一半的犯人頭。飛鳥在空中盤旋，被沉重的穗子壓彎的小麥靜立在炎陽下。遠方，收割過的麥田上，排列着一細細整齊的麥桿；如果你長久地凝視它們，彷彿它們會動，如同土地測量員沿着地平線邊走邊記數一般。

「這些田地是誰的？」尼古拉·尼古拉也維支問帕威爾。帕威爾是報館老闆的傭人，他斜坐在馬車的駕駛座上，聳着肩頭，交叉着腿，一看就知道是個不善駕駛馬車的人。「是地主的還是佃農的？」

「這些都老爺的。」帕威爾抽着煙，過了好大一會兒才用鞭柄指着另一個方向說：「那邊才是佃農的——哨呵！走吧！」他吆喝着馬，像工程師注視壓力計似地注視着馬的尾巴和腰部。那兩匹馬正如天下所有的馬，套在車軛上的那匹老老實實地拖着車，另外那匹沒有套上的像天鵝似地伸長脖子，像個精神萎靡的懶蟲，光是和着鈴聲踏步。

尼古拉·尼古拉也維支帶着伏斯科波尼可夫那本討論土地問題著作的校樣；因爲當局對於出版檢查的尺度漸漸嚴格，報館老闆要求作者把原著修改一下。

「這裡的人愈來愈不像話了。」他對帕威爾說：「附近一個村子裡，一個做買賣的被他們砍了頭，縣立的傳種馬廐也被燒掉了，你覺得這些事情怎麼樣？你們村子裡的人怎麼談論這些事情？」

很明顯的，帕威爾的看法還要悲觀些，甚至比那個催促伏斯科波尼可夫修改對土地問題的激烈意見的檢查官還要悲觀。

「他們怎麼說呢？農人被寵壞了——對他們太好了，這是沒有用的。給我們農人一條繩子，上帝知道，我們馬上會你吊死我，或我吊死你。——嗆呵！走吧！」

這是猶納第二次和舅舅到杜布里央卡去。他自以爲已經認得路，每當田野在眼前展開，在樹林邊緣形成一道狹窄的界線時，他就覺得自己認得這地方，路馬上要向右轉，而且就可以看見那六哩長的科羅格里伏夫莊園，以及在遠處閃耀的河水和對岸的火車站。但每一次他都認錯了，田野過了還是田野，一片又一片相繼隱沒在樹林後面。這些廣闊無邊的田野使他覺得自由自在，意態昂揚，使他思想，並夢想着未來。

使尼古拉·尼古拉也維支日後成名的書，這時一本都還沒有寫出來，雖然他的思想已經成形，他却仍然不知道自己表達得多貼切。命運已經註定，不久他將躋身於當代的作家、教授和革命哲學家之列，他將成爲一個在意識形態上與某些人有着共同的關注、但除了術語之外、和那些人完全不同的人。那些人，毫無例外地抓緊一套教條，只要抓到字眼和表面的意思便心滿意足了，但尼古拉神父却已鑽出托爾斯泰主義和革命的理想主義，而且繼續向前探索。他熱烈地追求一個能激發人的、可捉摸的觀念；這觀念會在運動中清楚地指出轉變的道路；這觀念要像閃電或轟雷一樣，使兒童或不識之無的人都能領略。他渴望着新穎的事物。

猶納喜歡和他的舅舅在一起，他使他想起自己的母親。正像母親一般，他的心靈在自由中活